

AI女儿

◎陈少娜(广东汕头)

某次,妈妈打电话询问我在干什么,我不耐烦地回答道:“在用AI小程序写作呢!”

妈妈口齿不清地问我:“什么是挨挨?”

我沉浸在创作世界中,干脆拒绝她的打扰:“说了你也不懂。妈,我现在正忙着呢,等一下再给你回复。”说完,我毫不留情地挂断电话。谁知妈妈居然打破砂锅问到底,通过邻居小孩得知了什么是AI。

刚上五年级的邻居小孩,对AI一知半解,简单粗暴地跟母亲解释:AI,人工智能,就是人

类制造出来的机器人。

“那挨挨能陪我说说话吗?”母亲永远学不会AI的发音。

热心的邻居小孩没法帮她买高档的机器人,只能摊手表示无能为力。不过,她帮母亲申请了一个微信号,让母亲对着那边发语音,假装有人陪自己说话。如此这般,母亲那些絮絮叨叨的话就有了去处,既不打扰别人,也不用担心对方是否有耐心。

母亲随心所欲地向对方发送长达60秒的语音,甚至每天准确无误地给对方播报天气情况:“今天是雨天,最高气温20℃,无缘,你得带伞,不要淋湿了自己。”

事无巨细,母亲都会告诉对方,比如昨天不小心崴到了脚,擦油后又奇迹般好了,今天做了油泼面,味道可香了,明天计划在家待一天,因为天气预报说有暴雨。

即使对方没有回复,母亲依然乐此不疲,她真正把社交账号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了。她甚至暗自窃喜自己跟上了潮流,有了一个

“AI女儿”。

有次我抽空回老家办事,才明白母亲一天到晚抱着手机,是在跟“女儿”对话,而且早已养成习惯。

我曾经十分恐慌AI会取代我,没想到它剥夺我的第一个身份,居然是女儿的身份。我回家后,母亲不像以前那么热情,话也不像以前那么多。

无缘是我的小名,母亲对着一个虚拟的社交账号喊我的小名,让我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动,被入侵的恐慌感、对母亲孤独的心酸感一起袭来。

母亲不爱打扑克、打麻将,不爱跳广场舞,她一生为这个家操劳,现在老了,我们要求她独立一些,去拥有自己的世界,未免有点残忍。

我回到房间,里面依旧纤尘不染,被子有阳光的味道,那是母亲等待我回家的证据。我默默把第二天的飞机票退了,继续留下来陪伴母亲。我必须面对现实,虽然人工智能可以替代我们的技术,但却永远无法替代人类的

感情。

我陪着母亲去走亲戚、买菜、爬山、下厨……总之,回家的那些日子,我对她有求必应,就像小时候她对我那样。

季羨林曾说:“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,什么地位,什么幸福,什么尊荣,都比不上待在母亲身边,即使她一个字也不识,即使整天吃高粱饼子。”待在母亲身边,我的焦虑感和无助感消散得无影无踪。

回到职场后,我经常打电话回家,关心母亲的健康,跟母亲报备行踪,告诉她工作上遇到的事情,甚至小到午饭吃了什么。我还学会了麻烦妈妈,就像《请回答1988》里的狗焕那样,找妈妈解决问题,比如让妈妈提醒我每天的天气,让她感觉自己是需要的、有价值的。

谢谢简陋的“AI女儿”,让我学会了不仅要在物质上赡养母亲,更要在精神上,让妈妈真正拥有一个女儿。



年少不知暑

◎程磊磊(河南焦作)

小暑大暑,上蒸下煮。暑天是一年中 hottest 的时段,人们纷纷选择避其锋芒,蛰伏消暑。所以在我的家乡,暑天又叫伏天。

每至伏天来临,大人们就开始想着法子消暑。而在孩子们的概念里却没有暑热,只要好玩有趣,再热的天,也无须把自己伏起来。

少年时,我常常把暑天误认成熟天,不知“暑”是热的意思,只知道天热时瓜果飘香,西瓜、南瓜、香瓜、荔枝、葡萄……各种瓜果轮番成熟,满足了我的口腹之欲。采摘时,没有酷热之感,只有垂涎之乐。

有一次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,题目是《暑天的趣味》,而我却写成了《熟天的趣味》。当时,我以为会受到批评,没想到迎来的却是老师的由衷赞美,说我的作文生动有趣,到现在我依然记得那篇作文的大概内容。

一年的暑期里,我醉心在村头的林子里寻觅野瓜。野瓜者,自生瓜也。人们吃瓜时,不经意甩掉的瓜种,在那里落地生了根。这种野瓜不多,但只要用心寻找,总能寻到。寻到之后,便把它们视为己有,看着它们开花打纽结瓜,每天巡视。

那种乐趣,就像守候着一种希望。记得一棵瓜秧上结的是花瓜,瓜皮白绿相间,可爱极了。长长的瓜藤上结了好多,想摘下来,又有点舍不得。有一天去看它,发现被人偷摘了,心中有种莫名的痛感。还有一棵野生葡萄树,枝条粗壮,上面密密麻麻

结满了青绿色的果实,像一串串翡翠珠子,但还没等到完全成熟,它们也被人摘走了。那年暑天,只知道心痛,不晓得什么是热。

记忆中的夏天,常常是泡在水里的。午饭后一放下碗筷,小伙伴们就不约而同地奔向村外的河塘。河塘是快乐聚集地,那里不仅可以游泳、捉鱼,还可以摘野菱。河塘不深,游水去摘,带一块纱网,四周系上绳子,绑在腰间做成兜兜可以盛菱角。摘完后,坐在岸边的柳荫下,美美吃着战利品。蝉鸣在旷野中回荡,青蛙在脚边跳跃,阳光辣着眼在树荫外逡巡,窥视着我们的快乐,而我们总是以无视回击。

“年少不知暑。”我对这句话格外认同。10岁那年的夏天,母亲利用闲暇时光,给我做了一套棉衣裤,做完她叫我试穿,我试完母亲就忙其他事情去了。没想到,我竟然没把那套棉衣裤脱下来就跑去玩了。为啥?因为那是新衣服啊,我记事起穿过的第一套新衣服,哪有刚穿上就脱下的道理。

那天,我跑出去和小伙伴玩了将近两个小时,母亲才发现我没在家,而且棉衣裤也不在。母亲急了,四处找我,终于在村里的操场上把满头大汗的我叫了回来。母亲笑我傻,大夏天穿棉衣,我不服气地说:“夏天穿棉衣晒不着,你们没看到那些卖冰棍的都用棉被盖着?”我忘记了母亲当时是如何回我的,只记得母亲苦笑又心疼的脸……

穿梭记忆

◎梁婷婷(河南平顶山)

小暑的“小”,我把它理解为感知的开始。

立夏一般在5月,这时人们对夏天的感知还很朦胧,一不留神就让它溜走了。小暑一般在7月初,天气真正开始热起来。当然,最有标志性的“热”始于暑假的到来。小学生、初中生背着装有各科作业的书包,冲回家一头扎入暑假的怀抱,暑,便来了,谓之小暑。

抛开小暑本身的各式习俗不谈,我记忆中“庆祝”小暑的方式不是动词,而是场景,是一个个名词连接产生的奇妙反应。以前是超级大声的蝉鸣,是每个暑假回奶奶家经过的那一段土路,是路旁“遮天蔽日”的高树,是风扇摇头我也跟着摇头,是和堂妹一起顶着大中午的太阳,飞速穿过那一大段黄土路只为了买两根老冰棒。现在是每天散步回来迫不及待打开的“续命”空调,是躺在凉席上看闲书的惬意,是每天开西瓜盲盒开出甜沙瓤的欣喜。

小小暑气,蕴含大大回忆。许是暑假时间太长,许是夏天气温太高,流了太多汗,以至于那些汗水和河滨公园、暑假预科班、旅行一起,连同2020年那次悄无声息的毕业,一起流在心里,蓄成一片不竭的绿洲。在之后几年的一些艰难迷茫时刻,成为力量和勇气的来源。

小暑就像一个调皮的小男孩,在记忆里喧闹玩耍,留下重重的痕迹,同时又有独属于少年人的细腻,在玩的时间偷偷藏了一些惊喜巧思,期盼长大后的自己会来找寻。

感谢小暑,让我们可以坐着“时光机”穿梭记忆,通过感知随时回到年少,与自己对话。

解暑妙招

◎陈来峰(河南新乡)

酷暑七月,太阳六亲不认,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;树叶耷拉着脑袋,无精打采;鸟儿虫儿都躲了起来,知了偶尔叫几声似乎在哀鸣。我躲进空调房不想出门的时候,突然想起了父亲。

小时候,家里别说空调,连电扇都没有,只有几把手摇扇。而这样的热天,父亲却总是微笑着,双手一刻也不闲。扫地,擦桌子,将一根老锄头打磨得油光锃亮,或将一把镰刀在水磨石上来回地蹭着,裸露的脊背上汗水滴滴答答不断流淌。

母亲多次埋怨,忙活个啥啊,这大热的天!父亲笑着,不予理会,甚至下午还迎着烈日扛着锄头去除草。父亲在地里干活的样子我没有看见,但他哼着小调回来的样子让我记忆犹新。

乡邻有时也会问他,这天气,你不怕热啊?父亲笑眯眯地说,热啥!这天气,你越怕它,它就越热,多活动一下出汗,凉快着呢!

父亲的这几句话,倒是颇有道理。想想现在,钻进空调房里,短时间还行,时间一长浑身难受,还容易得空调病,真不如出去走走。

暑假写作业时,我嚷着太热,父亲端来一盆凉水放在我脚下,我泡着脚一股劲写完了作业,身上一点汗都没有。晚上最难熬,父亲烧了一大锅热水,让我们每人洗个温水澡,再躺到床上时,果真浑身凉丝丝的,清清爽爽,很快便进入了梦乡。

父亲的解暑理论是“顺其自然”。天气热,我们要多流汗、多补水,汗水流多了,身上自然凉快了。但是,大夏天,我们小孩子很馋冰棍,父亲也不反对,还会去镇上批发一兜冰棍来。但父亲不是一下子让我们将这些冰棍都吃完,而是找来一个箱子,里面围得严严实实,上面再盖上一层棉被,这样冰棍就能存放很久不化。后来上了初中,我才从物理老师口中才得知冰棍盖棉被的原理。

父亲的解暑妙招很多,他的勤劳和智慧,一直让我钦佩和骄傲。

